

第四章	祕密	220
	姐姐	239
	清明	250
第五章	遠行	262
	耀先	269
	克俞	282
	萬象	292
	思閱	309
第六章	慧容	326
	重逢	333
	和田	354
	蠻蠻	361
第七章	楊樓	368
	歸來	382
	流年	400
第八章	盛世	414
	流火	428
	蘇舍	437
	江河	453
尾聲		480

## 自序 時間煮海

葛亮

這本小說關乎民國，收束於上世紀中葉。

祖父在遺著《據几曾看》中評郭熙的〈早春圖〉，曰「動靜一源，往復無際」。引自《華嚴經》。如今看來，多半也是自喻。那個時代的空闊與豐盛，有很大的包容。於個人的動靜之辯，則如飛鳥擊空，斷水無痕。

大約太早參透「用大」之道，深知人於世間的微渺，祖父一生與時代不即不離。由杭州國立藝專時期至中央大學教授任上，確乎「往復無際」。其最為重要的著作於一九四零年代撰成，始自少年時舅父陳獨秀的濡染，「予自北平舅氏歸，乃知書畫有益，可以樂吾生也。」這幾乎為他此後的人生定下了基調。然而，舅父前半生的開闢，卻也讓他深對這世界抱有謹慎。晚年的陳獨秀，隱居四川江津鶴山坪。雖至遲暮，依稀仍有氣盛之意，書贈小詩予祖父：「何處鄉關感亂離，蜀江如几好棲遲。相逢鬚髮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不久後，這位舅父溘然去世，為生前的不甘，畫上了一個悽愴的句點。同時間，也從此造就了一個青年「獨善其身」的性情。江津時期，祖父「終日習書，殆廢寢食」，「略記平生清賞。遑言著錄」。祖父一生，無涉政治。修齊治平，為深沉的君子之道。對他而言，可無愧於其一，已為至善。祖父的家國之念，入微於為兒女取名，我大伯乳名「雙七」，記「七七事變」國殤之日。而父親則暱稱「拾子」，誕生時值一九四五年，取〈滿江紅〉「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之意。這些時間的節點，成為他與世代間的聯絡，最清晰而簡潔的註腳。

及至多年後，祖父的編輯，寄了陳寅恪女兒所著《也同歡樂也同

愁》等作品給我，希望我從家人的角度，寫一本書，關於爺爺的過往與時代。我終於躊躇。細想想，作為一個小說的作者，或許有許多的理由。一則祖父是面目謹嚴的學者，生平跌宕，卻一步一跬、中規中矩；二則他同時代的友好或同窗，如王世襄、李可染等，皆已故去，考證工夫變得相對龐雜，落筆維艱。但我其實十分清楚，真正的原因，來自我面前的一幀小像。年輕時的祖父，瘦高的身形將長衫穿出了一派蕭條。背景是北海，周遭的風物也是日常的。然而，他的眉宇間，有一種我所無法讀懂的神情，清冷而自足，猶如內心的壁壘。

以血緣論，相較對祖父的敬畏，母系於我的感知與記憶，則要親近得多。外公，曾是他所在的城市最年輕的資本家。這一身份，並未為他帶來榮耀與成就，而成為他一生的背負。但是，與祖父不同的是，他天性中，隱含與人生和解的能力。簡而言之，便是「認命」。這使得他，得以開放的姿態善待他的周遭。包括拜時代所賜，將他性格中「出世」的一面，拋進「入世」的漩渦，橫加歷練。然而，自始至終，他不願也終未成為一個長袖善舞的人。卻也如水滴石穿，以他與生俱來的柔韌，洞貫了時世的外殼。且行且進，收穫了常人未見的風景，也經歷了許多的故事。這其間，包括了與我外婆的聯姻。守舊的士紳家族，樹欲靜而風不止，於大時代中的跌宕，是必然。若存了降尊紆貴的心，在矜持與無奈間粉墨登場，是遠不及放開來演一齣戲痛快。我便寫了一個真正唱大戲的人，與這家族中的牽連。繁花盛景，姍紫嫣紅，賞心樂事誰家院。倏忽間，她便唱完了，雖只唱了個囫圇。謝幕之時，也正是這時代落幕之日。

本無意鉤沉史海，但躬身返照，因「家」與「國」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絡，還是做了許多的考據工作。中國近代史風雲迭轉。人的起落，卻是朝夕間事。這其中，有許多的枝蔓，藏在歲月的肌理之中，裂痕一般。陽光下似乎觸目驚心，但在晦暗之處，便了無痕跡。這是有關歷史的藏匿。

寫了一群叫做「寓公」的人。這些人的存在，若說起來，或代表時代轉折間，輝煌之後的頹唐。小說中是我外祖的父輩。外公幼時住

在天津的姨丈家中。這姨丈時任直隸省長兼軍務督辦，是直魯聯軍的統領之一，亦是頗具爭議的人物。於他，民間有許多傳說，多與風月相關。一九三零年代，鴛鴦派作家秦瘦鷗，曾寫過一部《秋海棠》，其中的軍閥袁寶藩，以其為原型。此人身後甚為慘澹，橫死於非命。整個家族的命運自然也隨之由潮頭遽落，瓜果飄零。少年外公隨母親就此寓居於天津意租界，做起了「寓公」。「租界」僅五大道地區，已有海納百川之狀，前清的王公貴族，下野的軍閥官僚，甚至失勢的國外公使。對這偏安的生活，有服氣的，有不服氣的。其間有許多的砥礪，文化上的，階層與國族之間的。只是同為天涯淪落人，一來二去，便都安於了現狀。

這段生活，事關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北地禮俗與市井的風貌，大至政經地理、人文節慶，小至民間的穿衣飲食，無不需要落實。案頭工夫便不可缺少。一時一事，皆具精神。在外公家見過一張面目陳舊的紙幣，問起來，說是沙俄在中國東北發行的盧布，叫做「羌帖」。我輕輕摩挲，質感堅硬而厚實，知道背後亦有一段故事。復原的工作，史實為散落的碎片，虛構則為黏合劑，砌圖的工作雖耗去時間與精力，亦富含趣味。

與以往的寫作不同，此時亦更為在意文字所勾勒的場景。那個時代，於人於世，有大開大闔的推動，但我所寫，已然是大浪淘沙後的沉澱。政客、軍閥、文人、商人、伶人，皆在時光的罅隙中漸漸認清自己。所謂「獨樂」，是一個象徵。鏡花水月之後，「兼濟天下」的宏遠終難得償，「獨善其身」或許也是奢侈。

再說「動靜同源」，小說中的兩個主人公，一靜一動，皆自根本。「無我原非你」。在這瀚邈時代的背景中，他們或不過是工筆點墨，因對彼此的守望，成就故事中不離不棄的綿延。時世，於他們的成長同登，或許彼時是聽不清，也看不清的。但因為有一點寄盼，此番經年，終水落石出。記得祖父談畫意畫品，「當求一敗牆，張絹素迄，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於時代的觀望，何嘗不若此，需要的是耐心。歷久之後，洞若觀火，

柳暗花明。

小說題為《北鳶》，出自曹霑《廢藝齋集稿》中《南鷓北鳶考工志》一冊。曹公之明達，在深諳「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之道。字裏行間，坐言起行。雖是殘本，散佚有時，終得見天日。管窺之下，是久藏的民間真精神。

這就是大時代，總有一方可容納華美而落拓的碎裂。現時的人，總應該感恩，對這包容，對這包容中鏗鏘之後的默然。

成稿之際，此間種種，容不贅述。筆喻七載，塵埃落定，於第三個本命年。

(甲午年，冬，香港)



## 楔子

說起來，四聲坊裏，這手藝怕是只留下你們一家了吧。

是，到我又是單傳。

生意可好？

託您老的福，還好，昨天還簽了一單。只是現今自己人少了，訂貨的淨是外國人。

哦。

照老例兒，今年庚寅，寫個大草的「虎」吧。

行。

今年不收錢。您忘了，是您老的屬相，不收，爺爺交代的。

呵，可不！

您走好。

好，好。

文笙走出門，見仁楨低了頭，已經打起了瞌睡。文笙怕驚了她，將毛毯掖了掖。打開輪椅上的小馬扎，也袖了手坐下，不會兒，也睡著了。

過了半晌，仁楨倒是醒了。

文笙迷糊了一陣兒，睜開眼，見老伴望著自己，問，醒了？

嗯。

文笙就將風箏放在她手裏，讓她摸了摸。見她唇動了動，是笑的意思，就說，太太，今年是個什麼色兒？

仁楨說，黃的。

他們到了夏場的時候，已經是黃昏了。

仁楨問，人多麼？

文笙說，多著呢。

仁楨便笑，又該你威風了。

文笙也不說話，也笑，一邊軸線。

仁楨問，上去了？行的是東南風。

文笙說，東南平起不易落呢。

又過了半晌，仁楨問，可該行了？

文笙便從懷裏掏出一把小刀，截斷了線，風箏飄搖了一下，沒了主心骨似的，忽又提了神，往高處穩穩地走了。

文笙輕輕地說，娘，風遂人願，萬事皆好。

說罷又袖了手。那風箏像是得了令，超過其他的，在雲端裏穿梭，漸漸消失不見。

文笙便說，太太，回吧。

仁楨說，再坐會兒吧，難得響晴的天，耳朵都聽得見亮敞。

文笙說，好，再坐會兒。



# 第一章

## 孩子

民國十五年，十月。黃昏，文亭街口圍了一圈人。

昭如恰就在這時候推開了門。遠望見許多的人影，她嘆了一口氣，這世道，哪裏就有這麼多熱鬧可看。

聽說西廠新到了一批蘇州來的香燭，質地上乘。昭如親自走一趟，這些日子，市面上多了些東洋蠟。燒起來，有一股皂角味，聞不慣。太太們就都有些懷念起國貨。老闆奇貨可居。不過「德生長」的一份，是一早就留好了的。

昭如遙遙看一眼，想等街面上清靜些再出去。西廠的夥計便說，在門口圍了整個下晌午，說是個逃荒的。昭如低下頭，就回轉身。這時候，卻聽見了孩子的哭聲。

這哭聲，椎了她的心。鬼使神差地，她竟挪動了步子，循著哭聲走過去。人群見是樣貌體面的婦人到來，也不說話，自動分開了兩邊。昭如看清楚了裏面的景象。

是個跪坐的女人。身前一箇鉢，是空的。女人身上穿了件青黑的麻布衣服，並不見襪，但在這深秋天，是很單薄了。昭如一眼認出，是件男式的長衫改的，過份的寬大，隨女人佝僂的身體空落落堆疊在地上，口袋似的。女人一逕垂著頭，沉默著。旁邊就有人說，前半個時辰還在哭，這會兒興許是哭累了。哭黃河發大水，哭男人死在半路上，也沒個新鮮勁兒。就又有人說，是男人死了麼？要不是家裏有個厲害腳色，我倒不缺她一口飯吃。先前說話的人就訕笑，你就想！人家不賣自己，賣的是兒女。

這話讓昭如心裏一凜。同時，見女人抬起了頭來。神色漠然，卻有一雙青黑的瞳，在滿是塵土的臉上浮出來。昭如想，這其實是個好看的人。想著，那眼睛竟就撞上了她的目光。女人看著她，嗚咽了

一下，斷續地發出了哭聲。聲音並不大，像游絲，竟十分婉轉。哭腔裏，摻著斷續的外鄉話，抑揚頓挫，也是唱一樣。聽得昭如有些發呆。這時候，猛然地，有另一個哭聲響起，嘹亮得震了人的耳朵。昭如才醒過來，這是她剛才聽到的聲音。嬰孩的哭聲。

女人撩開了大襟，昭如看到了一隻白慘慘的乳房。旁邊是一顆頭，覆蓋著青藍色的胎毛。女人將乳頭塞進孩子嘴裏。嬰兒吮吸了一下，似乎沒吮出什麼，吐出來，更大聲地啼哭。女人便絕望地將臉貼在孩子的頭上，自己不再哭了。話沒有斷，清晰了許多。說各位心明眼亮的慈悲人，看見孩子餓得連口奶都吃不上。不是賣小子，這麼著，大小都活不下去了。多少給一點兒，打發了我，算是給孩子討個活路。

她這麼絮絮地說著，孩子竟也安靜下來。身體拱一拱，掙扎了一下，將頭轉過來。昭如看清楚，原來是個很俊的孩子，長著和母親一樣的黑亮眼睛，無辜地眨一下，看得讓人心疼。跟身的丫頭，這時候在旁邊悄聲說，太太，天晚了。昭如沒聽見，動不了，像是定在了原地。

周圍人卻聽見了，開始竊竊私語。女人散掉的目光，突然聚攏。她跪在地上，挪了幾步，直到了昭如跟前，抱著孩子就磕下了頭去。太太，好心的太太。女菩薩，給孩子條活路吧。

昭如想扶起她，她卻跪得愈發堅定。躬身的一瞬間，那孩子剛才還在吮吸的手指，卻無緣由地伸開，觸碰到了昭如的手背。極綿軟了一下，昭如覺得有什麼東西，突然融化了。

接下來，她幾乎沒有猶豫地，從女人懷裏接過了孩子。前襟裏掏出五塊現大洋，塞到她手裏。所有的人，屏住了呼吸。這位沉默的太太，將一切做得行雲流水，來不及讓他們反應。

待昭如自己從恍惚中回過神來，人們已經散去了。她叫丫頭小荷將斗篷解下來，裹住了孩子。起風了，已經是寒涼的時節。昭如將孩子抱得緊一些，胸口漾起一陣暖。

這時候，她看見那女人已站起身來，並沒有走遠。昭如對她笑一

笑，將要轉身，卻看見了女人眼中倏然閃出的依戀。

昭如一醒，低聲對小荷說，你先回家去，跟老爺說，我今天去舅老爺家住，明天回來。

沒等小荷接話，昭如已經叫了一輛人力車，放大了聲量，說，火車站。

昭如坐上了去往蚌埠的列車。這一路上，她總覺得背後有雙眼睛，一切就要做得格外的堂皇與明朗。她有些興奮，也有些不安。因為她並不是個會演戲的人，現在，已經演了一個開頭，卻不知要演多久，演給誰看。

這樣想著，她心中有些莫名的湧動，不由自主地，將臉貼一貼孩子的臉。

一路上，孩子竟很安靜，闔著眼睛，看得到寬闊的重臉的褶痕。

外面暮色暗沉，影影綽綽有一些塔似的形狀，在田地裏燃燒著。那是農民在燒麥秸垛，已是秋收後的景象。對於節令，城裏人知的是寒暖，在他們則是勞作和收穫。

昭如並沒有坐到蚌埠。火車走了兩站，她在清縣下了車。

昭如在城南找了間小旅店。

旅店老闆看著一個華服婦人走進來，沒有任何行李，懷裏卻抱著個面色骯髒的孩子。他袖著手，抬起眼皮，臉上不忘堆了慇懃的笑。

說起來，這些年的來來去去，他早已經見怪不怪。開門就是做生意，其他是管不了許多的。家事國是，都是他人瓦上霜。打十幾年前五族共和，說是永遠推翻了皇帝佬。可四年後，就又出了個姓袁的皇帝。短命歸短命，可的確又出了不是。他就覺得時勢不可靠，做本份生意，是哪朝哪代都靠得住的。

他也看出這太太形容的嚴肅，似乎有心事。為了表達自己的周

到，不免話多了些。昭如聽見，只是點點頭，這時她已經很疲倦。

安排了一間上房。掌櫃請她好生歇著，就退出去。昭如卻叫住他，問他能不能弄到奶粉，美國的那種。掌櫃就有些為難，說自己是偏僻小店，弄不到這種高級貨。昭如想想說，那，煩勞幫我調些米湯，要稠一些。另外給我燒一盆熱水，我給孩子洗個澡。

夜很深了，昭如在昏黃的燈底下，看著孩子。乾淨的孩子，臉色白得鮮亮。還是很瘦，卻不是「三根筋挑個頭」的窮肚餓嗟相，而有些落難公子的樣貌。她便看出來，是因這孩子的眉宇間十分平和。闊額頭，寬人中，圓潤的下巴。這眉目是不與人爭的，可好東西都會等著他。這樣想著想著，她就笑了，心裏生出一些溫柔。

她是個未做過母親的人，卻覺得自己已經熟透了母親的姿態。她想做母親，想了十二年。過門兒一年沒懷上，她就年年想，日日想。念佛吃素，遍求偏方，都是為了這個念想。

這是怪不得盧家睦的，人家在老家有一個閨女，快到了婚嫁的年紀。她是續弦，被善待和敬重，已是個造化。這麼蹉跎下去，沒有一男半女，到底是難過的。有一天她發起狠，到書房裏，磨蹭了半天，終於說起給家睦納妾的事。家睦正端坐著，臨〈玄祕塔碑〉。聽到了，就放下筆，說，我不要。她卻流了淚，好像受委屈的是自己。說，老盧家不能無後。家睦一愣，卻正色道：孟昭如，你真不愧是孟先賢的嫡親孫，知道無後是絕先祖祀。可不孝有三，「不為祿仕」一樁，也是大的罪過，你是要指斥為夫老來無心功名嗎？

昭如以為他是真的動怒，有些畏懼，囁嚅道，我，是真的想要個孩子。

家睦卻笑了。我們不是還有秀娥嗎？到時候討個上門女婿好了。舍飴弄孫，說不定比我們自己生還快些。

昭如便明白，家睦是惜她心性簡單，卻也是真的開通。

她看著孩子，心裏沒有底，卻又有些期盼。就這麼著左右思想